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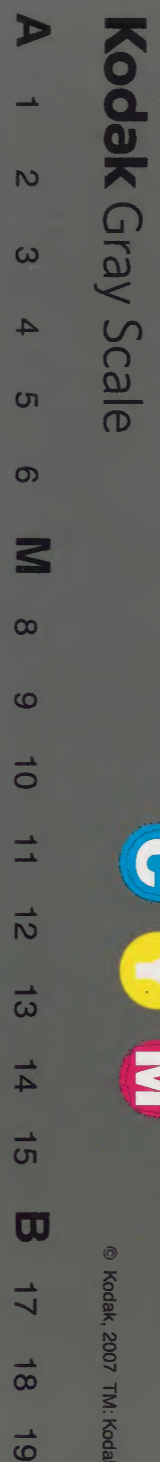
扶桑通史

十三

和書門	
類	七九五
函	八七
架	三
冊	二三

內閣文庫	
和書類	七九五
冊	三
函	七
架	一五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7905
冊數	23 (13)
函號	150 30



分部平野等傳第二十六

明治十七年購求

卷五十一

分部平野瀧川市橋関池田桑山毛利建部小堀

長谷川新庄本田廿四侯起于織豊之時

分部光嘉勢州人也大父長野桓藤事北畠氏居阿

濃津有二子藤定藤老曾者光嘉父也光嘉有兄

曰藤敷見尾日強欲附之逐伯父嗣北畠氏之子具

藤立尾君弟信包既亦惡信包逐之已与尾君盟復

之信包遂逐藤敷為光嘉忠止之為左京亮文祿元

年信包伐朝鮮有罪奪侯光嘉事秀吉食上野万石

慶長五年夜至小山還攻鳥羽不克會筑兵至如何

濃津共守所親殺甚多津人或謂光嘉曰是匹父之
勇耳胡然為光嘉乃止既不能守与城藝人三成死
封為大溝侯再攻阪卒無子以塔長野光信為後大
宗時使巡常奥羽三州為奉行興中堂光信卒子嘉
治立娶池田長常女為夫人長常死其弟織部從夫
人居醉擊嘉治却為所殺織部從者擊嘉治傷指卒
子嘉高代立嚴宗時卒無子以池田長信子信政為
後其曾孫光庸見今為侯

平野長恭舍人親王後也四世祖清原業忠以應永
中入津島取平野居焉至父長治時役屬織田氏秀

吉歸自小收伐取其邑長恭乃降秀吉戰賤岳有功
食和州五千石後從至小山還戰關原甲寅城江都
會阪事起長恭言上欲親往召子長勝于阪至駿或
尼之召恐不來子止長恭泣曰若然共死神祖聞之
使其所善細川忠利固要止之遂与書絕長勝与共
如江都然神祖悅其父子相愛而益疑大野氏治不
從父与兄於是從圍阪軍罷長勝乃出德祖常召置
左右長勝無子以增山正利弟長政為後
瀧川勝雅本木造氏北畠氏之疎屬也少時為僧險
談有口才欲滅北畠氏已代之潛事尾將瀧川一益

一益悅其辨令還倍予之其姓引尾攻北畠具教
不能文以尾公子為嗣罷兵尾君乃遣信雄立勝
雅為傳勝雅遂迫殺具教信雄德之為上野城主及
信雄与秀吉構難說降松島既脇攻安治取上野羽
柴秀長取松島勝雅乃從神戶居烏踐田自贍母何
信雄与秀吉平為秀吉數使于參秀吉悅之執信雄
賜勝雅姓羽柴氏為下總守益封五万石合前九万
石三成亂為三成守素名聞三成敗亡命不敢歸神
戶神祖憐之封其子正利于田中救勝雅為世子友
正利妻者石川康長妹也康長有罪治黨与正利不

自安而曰失明不能事上納邑如京師先是子養土
岐定義子直利上与之三千石官至畱守
市橋長勝先出三條藤氏專順者巧于插花善聯歌
与宗祇同時以居濃市橋自為氏焉父曰壹岐守長
利為尾將封今尾長勝互落狎侮人然善戰有功慶
長五年還自小山攻福束兵阻木曾待長勝募
善遊者涉上流出敵之後燒庐舍走呼敵驚走長勝
因涉伐之追取福束大垣之勢益盛神祖至清洲長
勝攻馬瀨燒之与德永壽昌等塞多藝追敗長曾我
部盛親僧惠瓊軍斬首八十級以功益万石合故二

万石属駿府伯耆侯忠一卒無後分其地為三封長
勝矢橋加藤貞泰封黑野関一政封黑阪後再從攻
阪明年神祖曰星田長勝邑也善坊不使燒我是以
宿星田迨城破諸將爭驅敗卒長勝特固陳備不虞
非所及也徵長勝造駿府親增万石以褒忠誠於江
都常召置左右移封三條卒初二祖尤愛長勝在陣
中呼其吏士与語吏士以為受和于上於長勝之死
矯言于上曰臣無子不敢請置後唯吏士從臣有勞
願託有司事于中無報三條相武藤重成乘傳詣江
都言長勝弟長政以阪功賜邑者常指曰是我嗣也

吏士無不聞者臣意苦病不及此吏士不佞以乱命
上聞請從前言開眉地下上悅曰是唯老請嗣天下
有明約不可許擇膏腴之地二万石立長政為蒲生
侯長政已立召重成子長吉与市橋氏封二千石使
仕于朝天下咸言此君而有此臣太宗時長政使巡
四州命造多賀祠、未成為郡奉行卒子政信憲宗
時為京師防火使卒有二子不肖不可立、弟信直
復為京師防火使事德宗五年卒以溝口重雄子直
方為後直方為大衛將三年免
関一政平資盛後也足利氏初盛忠者為龜山城主

尾君執一政父盛信于蒲生氏郷家父之復召与龜
山為安藝守一政後以龜山事信雄一政弟勝蔵當
一政如京見秀吉友兄白瀧川一益秀吉乃攻龜山
取之賜氏郷、復与之一政從是遂臣于蒲生氏
尾兵至放火塞路擊其後尾兵大敗氏郷從會津封
一政白川五万石移三春氏郷卒秀吉召一政封飯
山田丸具忠于川中島公初歸自畀二子前後禦盜
聞其苦寒秀吉薨之年移二子于濃州慶長五年具
忠与賊奪邑一政初為三成守犬山通使于我遂從
出関原望見井伊直政曰余何向直政曰郷但從我

來本多忠勝与直政爭先進怒欲相攻一政曰兩帛
相闘必兩死非蕪蘭亭主之節且也戰非一道何嚮
非敵二人乃止一政与中村一榮降犬山以功復得
龜山後封黑阪從攻阪元和三年卒其衆叛離不可
為國賜從子氏盛五千石奉関氏祀
池田知政本荒木氏攝人也事秀吉并備後守從戰
関原後朝駿府因巫假金于後宮卑者歲与之息慶
長十九年夏巫収其息偽以瓦代金巫許之吏召知
政妻問之不服巫遂言妻与其家巫茲知政坐奪邑
囚諸福智山會阪事起請從侯傳軍許之

素山重晴尾海東人也往仕秀吉于長濱久之相秀
長食邑竹田從封若山三万石至拘秀次率兵入衛
正門益封万石重晴有四子曰一重元晴貞清主水
一重早死立其子一晴而致仕与元晴五所二万六
千石朝鮮之役一晴從加藤嘉明破其水軍還討平
田迅賊三成時命一晴固守若山弟一直自合渡擊
大谷吉繼于関原斬袍隊將三成死攻降新宮定食
田川万六千石益元晴二千石封貞晴武田五千石
慶長九年一晴卒一直立十一年重晴卒是時一直
從布施從重晴居元晴子貞明暴死因除与主水三

千石為後甲寅從藤堂高序攻阪乙卯從水野勝成
行斬首百餘級城破屯住吉禁甕掠神祖病作屬一
直掘直寄市橋長勝松倉重政別所友治以衝擊之
任增一直万石友治雅故有卻重政愧共奉命与一
直過伊藤政世不知政世与重政交厚盛言其怯懦
不任當大事政世以為侵已扇搏友治、乃斬殺
政世誤傷一直政世家誣一直与友治相共有謀上
知無之獨賜友治死然自是之後遂疎之太宗時使
巡北陸山陰卒子一玄立造大佛于京一玄有女妻
貞晴子貞利分与三千石貞利死上盡收其邑子貞

利弟貞政二千石素山氏益衰一玄老子一尹分邑
三弟天和二年有事嚴廟一尹為南部直政被告坐
大不敬失侯

毛利高敬六世祖佐三木高久居鯨江為鯨江氏父
定春居森為森氏備前守從佐三木義弼奔藝後事
秀吉受邑今大阪有鯨江堤備前島此其地也毛利
輝元許秀吉和使高敬隨東討賊輝元賞其功与之
其姓遂事秀吉食父摩二万石与竹中重信福原直
高早川長敏垣見家純熊谷直陳大田一吉監朝鮮
軍攻水宮墜水藤堂高市救之得脱去諸將欲棄蔚

山順天高敬一吉与加藤嘉明不可之秀吉悅賞三
子有差直高等阿大将秀家報蔚山功不平諸將怒
知高敬与重信長敏不肯變事欲倚以言直孝等四
人不直時秀吉薨三成專任事以大閣已差次功状
不受諸將辞諸將怒欲害三成神祖乃罷三成歸沢
山奪直高爵土三成死從高敬佐伯從攻阪每朝江
都常召入訪問故事憲宗時佐伯侯高重以父苗島
通清子高久為後高久亦無子以弟高定為嗣給事
于中遷親信坐事免讓封造半蔵門享保中卒長子
高通以見上繆儀病之稱病不立三次子高矩

建部政長祖父曰壽德為内匠頭近江人也仕尾秀
吉時為小濱尾崎郡代掌運糧給軍父光重与藝彦
攻洞津既代父治尾崎三年卒秀賴以政長幼不署
欲更置它人播彦輝政政長親也言神祖使治尾崎
如父時甲寅秀賴令政長輸糧草政長望前欲代已
不從命盡集豪長者質其妻子阪相治長將岳出欲
逐政長會播將南部越後至為不能克引去明年上
使松平忠利守尾崎阪亡封攝之河辺徒播之楫東
寬文中老子政明立政明卒弟宮衛將政宇立憲宗
時為伏見平正德中入為謁者領祠曹今彦政民其

孫也

小堀正次近江小堀人也以精茶之事仕秀吉与千
宗易等齊名會津之役從小山還戰関原既捷成備
中松山食小室万三千石甲寅正次子政一与中坊
定次搜阪將吏置拏于外者与別所友治守住吉以
上如茶臼山也後為江州奉行断畿内丹波訟為奉
行城二條以言事改伏見尹蒞断高野獄正保四年
卒子正之嗣列奉朝請正之孫政峯德宗時為大衛
將遷伏見尹久之入為奏者德宗迁西城以政峯為
参政至厭代罷為奉朝請

新庄直頼近江新庄人也為大津守食万二千石秀
吉薨罷居伏見与大谷吉繼真田昌幸服阪安治等
為神祖謀禦冠至上已誅三成以直頼為三成取上
野守之囚于會津久之上曰直頼本親于我為賊所
使非其本心召還為談伴封其子直定于麻生為世
子友甲寅直定壁于今里乙卯為右前鋒為奏者三
年卒子直好立寬文二年直好卒以子直矩幼立從
弟直時後必与之直時欲殺兄之孤卒欲自有朝其
衆言孤病養愚恐不任君国我甚憂之陰閉之一室
事侵淫聞于上延宝二年上立直矩為麻生侯食二

万七千石分七千石為直時奉邑決家事而直時厚
賂家人言直矩不遵教居二年直矩俄病死上以麻
生万石封直時續其祀明年戊大阪病見直矩作崇
已若呼腹卒子直智立直知卒子直祐立
長谷川守知父曰宗仁從信長如京師至明智光秀
圍信長于本能寺宗仁馳馭告秀吉遂伐光秀于山
崎光秀死封万石慶長五年守知從戰關原十九年
自京師如茨木阪是以不攻竟伐阪至片原後卒子
正尚分三千石封弟守勝正尚選為宮衛死無後
谷衛友本佐、木氏江州人也其父大膳亮衛好從

織田氏起三木之戰衛好死衛友追斬殺父者以是
著名竟食山家万八千石會津之役請從不許三成
乃令衛友攻田邊衛友者三成之仇也常欲死之唯
三成知預避之於是時諸侯咸從三成不敢不聽令
三成死從細川忠興攻田邊及其父藤孝白衛友前
發砲無丸上聞召為世子友甲寅衛友求從軍神祖
以衛友嘗有罷于秀吉不許如江都請乃許明年細
川興元勸上功狀衛友不從人以為長者後城大阪
卒憲宗時衛友曾孫衛純給事于中一年為京師防
火致仕子衛衝立

本多正武本田親經後也大父加人仕勢北畠氏為
船江城主父左京亮俊政納子正武于松島為質秀
吉弟秀長圍松島召俊政、、乃募人竊操質子、
、歸適會秀吉平信雄俊政乃棄船江走從秀長屬
蒲生氏鄉既封高取復屬秀長慶長五年阪人攻高
取不拔正武自小山還守竹鼻甲寅守岸曲乙卯戰
有功後与片桐元包同起塔于高野大宗時卒無子
國除正武以善碁名

史臣曰分部瀧川等無足叙列者然足觀存亡之道
不在強弱而因失于本不也平野長恭始与兩加藤

福島同列後相共造嘉明道故甚樂見河村推七問
其邑歎曰長恭与推七固同耶言之不止坐中為之
愀然正則歷然起曰子若不棄正則以二万石奉子
嘉明見其色不迺合之約為間還自廁敗其約不樂
罷云

兩織田小幡小出土方青木伴東片桐傳第三十七

卷五十二

織田信包尾君信長弟也尾君立子信雄為北畠氏
君子勢以信包為長野氏後食上野五万石信包不
擇臣于信雄久之復本姓信雄知之及尾君薨從諸
阿濃津信包乃与弟長益謀降于秀吉又誅田丸直
政九鬼嘉隆長野左京秋山光匡与共歸秀吉稍貴
為從三位左中将朝鮮之役坐軍事削邑食江州二
万石慶長五年長男信重以從関原封万石十年以
信包前居阪獨不黨三成封柏原三万六千石大佛

成也神祖欲阪君親往落之適信包久病聞之出謀
可往以否往至廳死信包前言信重不孝卻不為嗣
於是坐兄弟爭立不直奪侯從阪之軍求復封不得
阪人思信包吉政善調護孺子至兵興而曰使今日
有一人不及此寬永中前嗣為柏原侯少男信則卒
子信勝立信勝慶安三年卒以無子国除
長益初從信忠之京師迨信忠被圍脱身跳去從中
兄信包居自傷不死難去髮名有樂謝不見賓客秀
吉方欲滅信雄召長益居大阪拜從四位下侍從四
男咸有爵賴長侍從出雲守長孝河内守長政左衛

門佐尚長武藏守為秀吉使于參結其好慶長五年
親斬三成將封芝村侯長孝斬戶田重政封野村侯
尚長疾戰陷陣封柳本侯然長益陰有所受居大阪
之人亦以濼夫人故信之有大事与大野治長計議
行之它人無預且元事起遺書京兆尹曰且元至自
駿府知邪謀不可掩匿逃歸私邑是故流言大興其
勢愈益構阪于二都以規解已罪是京兆所親觀也
具為啓說勿為阪之罪上不可發天下兵至阪命長
益主和濼夫人怒不許且元道備前島以佛郎機天
賊砲攻城四面同發晝夜不休男女不寢十日餘旋

夫人樓上望見軍所且元砲擊碎樓柱女豎二人潰爛死夫人慄下樓始許長益神祖乃使謂曰子之於我由於阪耳勉善處其際子亦寧俟我言耶長益對曰謹拜命之辱出子尚益与治長子大野治德為質上遂召長益父子居京師明年阪呼之不往元和七年卒初賴長以軍功食邑為人美好善飲酒及茶之宴吹尺八城二條時長門守津田信成甲斐守稻葉通廣等与賴長共遊倡市酤彷徨通衢凌辱人雕工後藤光乘遮駕言信成等于道見光乘從子婦乘轎來扣轎侵辱从之乃放下吏驗問併得諸不法事以

長益故咸減死論信成自秀吉時食二万石通廣万石於是咸失矣長益乃遣長政江都以賴長為阪將於是以前過不得嗣遺命立長政、子長定時使已子典清承大田原後乞字多侯高長子長明以為後長明老從子長清嗣室永中移邑岩田為京師防火使致仕子長弘立項之卒子輔世立野村侯長孝子曰長則寬永中死嗣絕柳本侯尚長孫曰秀親憲宗厭代命使護中宮吊使為護宣命使前田利昌所殺以其少數詘辱之秀親子幼弟成純代為柳本侯成純卒秀親子秀行立秀行卒族人信方代立

小幡景憲本小畠氏遠州葛股人也父昌盛為甲將
小幡上總養子改姓小幡氏參公定甲平東宮內將
害參公揆及上堂景憲兄昌忠擊殺之賜昌忠故所
食邑景憲年十一隸井伊直政軍中多甲人奇景憲
教以兵法景憲以為兵不可不廣學亡後小野忠明
學刀所適挺身禽盜賊人之不能制者遂復從直政
適關原持一級造門請除亡命之籍不許甲寅從加
賀侯攻阪有功明年為松平定行板倉勝重言事二
子悅會阪人召之佯亡去入阪之相治長重為引與
謀事真田幸村後藤政次曰東取伏見二條南出石

部燒鄉市斷宇治勢多之橋從和州襲敵後十九莫
不勝矣景憲曰不可自古據宇治勢多者多矣咸不
能成功縱能拒之不敗西南諸侯直指阪至可為寒
心也乘三仞之城積十年之糧以待其倦雖百萬不
足畏也去此非計二子曰不然以天下之衆運四海
之糧何藥可乘孤城無援非深謀奇策制其不意不
可治長固悅守城之議不用二子之計用量憲為將
偶有告其謀者誓而後縱之景憲恐逃歸神祖不憚
以言城中事除亡命之罪從軍攻阪德祖時為行人
受兵法者二千餘人後言甲兵自景憲始病狂易寬

文初死

小出秀政与秀吉同郷里娶其妻之妹以故甚愛信
之本復曾事尾君小田原平封岸曲三万石秀政有
三子曰吉政秀家三尹文祿四年封吉政龍野從食
出石六万石以秀家為岸曲嗣子而吉政尚居岸曲
居子吉英于出石秀吉薨先令吉政片桐且元居中
輔少子慶長五年秀家從神祖伐會津三尹從藝攻
津吉政且元謀曰三成以少子為名軍敗少子危矣
使人言少子不知三成又使吉英攻田邊通使城中
砲唯有聲已土佐侯逃関原至堺吉政秀家數擊破

其兵小出氏遂安神祖少与秀家邑决阪事秀家無
子約傳弟八年秀家卒九年秀政卒吉政代為岸曲
侯神祖以為三尹賢次當得岸曲而為吉政所抑封
之陶器万石家于江都復与吉親邑吉親者吉英弟
也十八年吉政卒吉英立以出石三万石與吉親十
九年秀頼手書召吉英、不可圍鷺島門于京橋
与吉親造隈通道京師明年阪兵歸自佐野擊破之
于岸曲阪破斬敗卒七百人軍于堺捕亡人是時三
尹二從軍神祖望天主火指示三尹、立曰事竟
至此奈之何神祖為動容罷元和五年移吉親為拔

部族封吉美出石五万石吉英九再收松江戍焉与
戸川正安造塔高野以片桐元包本田正武造之不
成咸死也自吉英五傳至英及元祿中卒以幼国除
初吉英夫人會津侯女也恐而者殺嘗与其夫飲酒
女豎或有過剜目去其睛女豎仆地宛轉觀之大笑
云於是世咸言先祖所致寬永十年三平使巡東海
東山吉親巡九州二島十二年三平与市橋長勝為
郡奉行遠江以西長勝掌之遠江以東三平掌之三
平使收松平輝澄邑十九年病卒出石侯絶嗣之明
年陶弼侯重興卒請弟重昌為後會病死國除而宗

族仕于朝者不少也市橋長勝之死也綾部侯吉親
代為郡奉行吉親孫英利為京師防火使修北野聖
廟英利子英貞取西條侯女德宗後弟也以故為奏
者領祠曹親任比内諸侯遷東宮参政子英智後亦
為奏者領祠曹遷參政

土方雄父父曰重父山州人也事于尾信雄居雄父
薦野拒西兵又使求救于参、兵大来擊卻秀吉、
出犬山与尾平卒封雄父于犬山四万五千石既
秀吉召雄父勝雅長益曰参公至天下不足定公等
熟参之事為我言此意与之共来雄父等數反不能

得要領久之秀吉奪佐治氏妹嫁參質母請見神祖
乃許小田原之役雄久夜伐卻敵兵小田原平秀吉
滅尾居雄久于阪秀吉薨神祖秉天下柄囚雄久水
戶語在淺野長政傳三成及水戶侯請雄久從軍神
祖固知其有口辨使祭前田利長利政兵雄久者利
長舅也說利政可說丹羽長重青木長治咸降之
適戰勝關原封三萬五千石于常州利長亦德雄久
与之西海萬石朝江都德祖再如其郎雄久弟曰大
田雄宗好揚人之短為加將敗小松兵歸鑿狐穴盡
殺狐兒侯有愛妾居于外侯就之見雄宗走避如此

者數終誅雄宗人咸知為狐妖莫為白者雄久子雄
氏從戰關原封薦野再攻阪雄氏弟雄重仕為親信
迨父卒紹封封窪田二萬石從攻阪益五千石雄重
孫雄直有弟曰雄賀貞辰父死分雄賀邑不与貞辰
貞享元年雄直老無子求養他人之子貞辰亡如江
都求見有馬豐胤、不見如東叡山見親王為泣
上聞免二侯因除雄氏後雄端見今為侯
青木一直馬淵廣定後也中為青地氏仕江佐、木
氏父曰重直水野夫人弟之子也事齋藤道三及織
豐二君一直弱居駿、七八參從擊越兵妙川一直

貧羈旅無所乞匄去事丹羽長秀、、死為秀吉行
人民部少輔遷為七隊將阪之士咸屬之甲寅正月
使駿府秀賴疑洩阪陰事奪所屬之士獨名為將已
會且元事起七將咸不得預知十一月天下兵圍阪
四十日毀外城謝罷兵知政事本多正純成瀨正成
安藤正次監衆臨事所毀過于約阪將讓之正純曰
受命毀外城、、者內城之外也子辭欲不毀豈有
意復戰乎子主約者也不欲則已秀賴怒遣一直与
伊東長實追言之神祖笑曰正純謬矣我復使起之
阪復使長實及常高正榮等請糴神祖讓二媼遣之

操長實如京師適一直復至止之曰子行者殺子之
弟一直既不得去方秀賴死剃髮亡命神祖義之封
為淺田侯常召入侍酒寬永五年卒子重兼立重兼
無子以朝倉宣行子重正為嗣憲宗時為大衛將禹
守給事中重正孫直治章宗時為京師防火
伊東長實先駿人也父長久事尾君秀吉以長實為
七隊將為秀賴使執于京師阪破封中村侯五傳至
今侯長廣

片桐且元江州人也父曰直貞仕尾且元從秀吉戰
賤岳食邑五千石積勞封茨木四万石并東市正

賜豐臣姓小田原降令且元服阪安治立城門之下
禁勿得虜掠秀吉病自知不起召且元吉政傳少子
曰我視諸將大抵好勇無謀熟思傳少子者無汝二
人若故立汝為少子傳自古有言兩雄相爭兩虜必
鬪自今二人恊心無背我此言既吉政死且元獨決
阪之事稍不歎人之心澱夫人傳母子大野治長愚
且元專政謂阪君曰頃上漸稍召諸侯親于我者及
有奉邑者咸莫不徃朝而与之質子且元為大臣無
憂之之心剗阿史取尊榮結婚于駿大臣如此不止
雖臣等行將東遷公熟共守阪秀賴以為然欲以事

誅且元以至于亡神祖誅三成之後以天壽主嫁秀
賴迨至布素綾于庭且元曰上尚儉素安用此物使
吏撤去於是竟疑且元有貳心增万石佯為善之見
其所為且元不悟白之而後受初秀吉造銅佛高十
六丈慶長元年地震像壞秀吉騎至其門罵曰胡兒
汝不能自免於災何神能濟物控弓射之三不义秀
吉病薨人或言大佛為祟澱夫人懼欲造之適三成
作亂誅阪勢日蹙治長止之曰方大閤盛時用全天
下之力今阪不振下侷列國強為力之所不至益乏
且元曰不可上既命之不造不為悅且也之愈于七

鑄像成大費財糧是以与治長益有隙七年鎔壞材
燒天下笑之十四年復亦起之六年而成且元深憂
秀賴不得全恒稱主愚不知東西神祖信之也秀賴
至京師欲觀其長成至則使勝重迎之涂旁以工作
之事威息兼至勝重大駭馳歸報曰臣見阪君不如
所聞使臣為羈旅之人必去委質淀夫人又怒且元
揚主之短与治長陰謀作乱也關原時伏匿居谿谷
之間者神祖益不憚也且元治長先且且元問之且
元驚謝曰烏有此事上何以祭此言神祖乃罷且元
召見治長曰我面受命于大閤申以婚姻常恐他人

之投間隙卿等勉體我意莫使得罪天下以正純女
也且元子与治長貞隆咸与邑遣之治長以為不知
已謀遺書加賀侯神祖不欲顯治令阪置治長私邑
淀夫人以為治長死大事去矣留之不遣曰此咸且
元所為也天壽主者親夫人出也始至以礼一見耳
止秀賴不入其室尾侯死使卑者吊賻水戸侯不及
哀鑄鐘于大佛所欲其親往不可有此數事將落具
備京兆尹勝重止且元曰上棟之辞不藺故事鐘銘
祝詛上之將究其事子姑俟且元愕然曰衆咸集且
已儉今日之事且元受其罪願子勿預勝重曰不然

果如告者而落之者成其奸也我京兆尹而祝詛非
小事止之不于足下且足下之死有益我之死耶秀
賴既不得落使且元于駿府會有人上書告阪人將
燒京師神祖益怒不入且元居數月正純見且元于
主人曰上老矣日夜望內府改謝子居鄉相之位慮
不出此恐其禍不止于斯後容語三事且元不應久
之仰首熟視正純曰子此咸國之大事非使臣之所
敢專也然臣竊念有一昔在大閣奉大廳適參、阪
之事今猶古也內府許之不待言之畢臣願先行起
館于呂川之上蓋以為上春秋方高比館之成有若

一旦捐羣臣天下之變未可知也分是之時夫人不
必東謬許正純、、乃以且元之言歸報上立召見
賜金帛正純等亦厚資遣之澱夫人患且元不得入
遣治長紉之母二媪如江都歸復過駿府上召見語
之曰我視內府猶孫以前之事豈內府之心哉皆其
臣為之內府斬此輩大將軍之不棄其所愛之女也
永結舅甥之親媪等子孫亦長不失富貴二媪觀上
色和言愉過所望辭謝退見且元在後大恠之且元
以二媪出行語二媪曰上之所求於媪等如何曰上
之語公聞之公亦何問曰不然上有三疑三求于阪

爲天下無變而阪習戰鬪如屐至一也聚七命居阪
界劫行旅奪資糧二也鐘有上之名不祥宏材老僧
而侵愚民不為三也遷郡山朝江都質大夫人三者
無一必不可解此咸國之大事所不預慮也言之不
遽許不遽許則必為有陰謀雖三者咸行結怨益深
臣計三者之下不可不許願媪先歸言之擇一以待
臣之至臣居阪一日事敗矣臣故過京師見勝重陽
隆馬病留三日媪於是益驚以為且元賣國應曰諾
自土山馳歸阪治長欲因誅且元与共惡之于澱夫
人秀賴集諸將謀諸將固樂作乱對曰比年繇役仍

興天下不得休息思乱者十室而九且今諸侯咸出
豐臣氏之門聞阪有事不招自至誅且元東向旬日
之中天下可定矣織田信雄石川貞政木村重成速
見時之此四人以為不可秀賴竟聽諸將之言且元
留京師三日不知阪之事大變至作記授吏逐阪界
七人治裝將朝信雄知秀賴不可諫亡如京師伊豆
守貞政且元親也長大多力曾從關原之戰於是
以信雄之言告且元勿朝治長紕大怒欲誅之貞政曰
彼豎子惡能害我、顧斃之朝求二人、、不出乃
亡從軍治長曰且元之衆守南門兄弟善戰家于險

伐之恐不克使人說其弟貞隆曰公之病瘧也欲相
從死同人無不稱其忠今反從兄大為國之害非所
望于子願子復轉禍作福貞隆曰我兄弟不為賊惟
君變亂是非為主招禍何為也死若有補于主何兄
之有但懼倍不道無所底極是以不奉命請君無復
辱秀賴聞叔貞隆邑阪中日驚七將見且元使如高
野行有日矣納管鑰出門兵致簿書封府庫官受之
質治長、益之子出至大和川謝歸貞隆曰必如高
野不可曰治長笑我為僧求活聞我在茨木必至与
治長共死、無恨七將怒曰且元欺我秀賴又叔且

元邑神祖与之言遣大野氏治茨木是時諸侯往來
于阪者加藤清正前死福島正則黑田長政加藤嘉
明茂野幸長在江都阪中治長、益七隊將招募之
士耳天下無應之者治長強為大言曰我恐上之不
至也諸危起其後我當其膺敗必矣大作守禦之具
鑿渠驚鳥屬之海注以淀水城穢多博勞伐堀出其
令米二十万斛薪藁魚鳥盡獲誘民藪且元宣言造
舟渡兵代官村上吉政如伏見請如茨木父松定勝
曰上寄臣以伏見它非所知子勿往吉政又告勝重
曰阪以虛聲攻茨木臣以靈聲救茨木、必不伐

勝重曰何謂靈聲告政曰以舟為橋必須有繩繫之
茨木雖兵寡足防之是阪以靈聲試之聞有救止是
以靈聲全茨木者也勝重曰善君往且元不知坂令
已走與兵曰不救坂何以託于上遣二將舟行赴之
村民与阪兵要擊殲焉播將不内尼崎故也播侯後
以是蒙譴神祖召且元監藤堂高帟軍辭不可又使
人語之曰上知子之忠于所事早詣軍所謀所以罷
兵且元乃与弟共詣軍既攻備前島引砲者指教可
擊所迨和成兄弟請去不許移家駿府明年且元病
乘轎行火所未至盡燒之以妾根兵圍秀頼三自

殺神祖惡之二十餘日潛賜死駿府立子元包太宗
時高野灾命元包造塔未成死元包無子因除封弟
為元立田侯為元卒子為次立頃之卒以幼不應置
後以三千石与弟且紹至子貞就亦絕不祀且元弟
小泉侯貞隆甲寅攻阪入備前島明年如江都不從
軍後与赤井忠恭造天王寺卒子貞昌為使者巡海
道植柵荒井防海潮代小出三尹為郡奉行兼中壘
校尉太宗喪至光陵率兵護衛盜賊貞昌子貞房憲
宗時命比囚諸侯以土屋氏親故也此時以上命守
鍛冶橋署属士為衛將不受上逐属士賜其田于貞

房卒欲使仕辭曰上賜列侯臣之家獨踰其班自臣
失之不可上乃許為大衛將土屋數直為知政事使
所友善者謂曰子見執政倨宜腹負房曰大衛將進
退有故事近執政不依儀而謂之違乎數直又求寃
畧負房曰我父好茶我亦好之人以為世家雖一物
之微不可失也且我儕奉其器求有司之驩器有盡
而求不可塞矣數直不能平方白事卻之曰此不急
之事子姑俟且我性不能容負房曰見君無事故來
謁耳小吏不能容尚猶害于事而况於執政乎有司
不撓于勢者幾何廢事必多以尊貴驕人不為君取

數直不能屈僧正隆光小泉人也有罷桂夫人請見
負房不可迨其失勢乃往見其沾、負氣如此文宗
初免將卒筱子貞紀代侯以防火使三適京師卒子
滿起立

史臣曰阪平之後中謝或侍間燕誚治長為主謀不
善身死國亡上大息曰嗟乎此非若所知也嗟乎此
非若所知也夫人脫囚縲立鄉相之間為內謀無不
如所計振罷敵之業集十萬之衆攬英雄之心典將
帥之令再受天下之兵無離叛之禍非俊傑安能之
哉由是觀之明主之觀人与世俗所論大別假令秀

賴有中主之材而其母不預傳相合心而委事列侯
必其不至刳腸斷首于冬燂之中顛慮不出于此或
據于外觀重或劓于內擅權習尊大悅讒諛國竟不
救也要之逆取暴治秀吉之罪掩宇宙天之厭棄已
久非人力所能支也兩織田背信雄其餘不足觀耳
小出吉政之治阪吾未有之聞也至奪弟封子抑亦
鄙矣夫三尹賢而直言聖主之量可見也初雄父等
之廢雖曖昧阪君臣無辭以自解得令終是為幸矣
伊東青木不圖存而存大野氏治不欲亡而亡方夫
且元去阪幡然後貞隆之言伏隱高野之陰沒世若
負其責節操稱于後世而永無共比也至以尤所難
得詭尤不可知之婦女子而使尤所不欲之人制之
何失也片桐氏亡而貞隆子孫至今不失爵土所謂
聞卑者不誣矣

林酒井大久保石川阿倍傳第二十八卷五十三
林光政小笠原持長曾孫也神祖先有親同光政居
鎌倉相共交善既人惡光政得罪歸信州永亨之難
有親與子親氏間行歸光政會大雪道路不通逢歲
首遂得一兔進之國家貴兔羨備正月之饌自此始
也居數月親氏如參病留酒井氏久之主人知親氏
貴人奉女進之生廣親死松平信重繼進其女生泰
親於是親氏益富多歸之者光政遂復往客于親氏
家親氏遇之尤謹信光時光政及廣親子家忠從政
安城初廣親蒙酒井氏為家丞用事林氏以客貴世

林酒井大久保石川阿倍傳第二十八卷五十三
林光政小笠原持長曾孫也神祖先有親同光政居
鎌倉相共交善既人惡光政得罪歸信州永亨之難
有親與子親氏間行歸光政會大雪道路不通逢歲
首遂得一兔進之國家貴兔羨備正月之饌自此始
也居數月親氏如參病留酒井氏久之主人知親氏
貴人奉女進之生廣親死松平信重繼進其女生泰
親於是親氏益富多歸之者光政遂復往客于親氏
家親氏遇之尤謹信光時光政及廣親子家忠從政
安城初廣親蒙酒井氏為家丞用事林氏以客貴世

居將吏之右光政子長政數從軍有大功長政子
長次々子政緣天文十一年攻上曲々人斬長
次迨贈納言在外政緣與廣親女孫正親大父保忠
俊等謀復迎立後尾攻安城斬政緣而去政緣子政
村々子藤助咸死于事而林氏無至大官封侯者
酒井氏大興贈納言誅忠倫々群弟居山中為國
之害正親晝夜負戈亂盜賊與忠俊清兼夜藤取山
中神祖歸參駿聞參與尾平將伐參使人來責正親
曰尾交未固不可恃也使成瀨正頼如駿厚幣于嬖
人三浦義鎮而曰敝邑不幸與強敵為隣上下疲勞

殆斃尾亦厚幣卑辭請結驩敝邑君臣相謀以為不
從讎我益深陽聽紓民可也夫參之為駿之役非一
世也夫人世子居駿尚謂居參豈其携哉而賈實禍
也執事亦以取二戌責參是誠無有解然亦有所由
然二戌前暴我邊々吏狡焉相賊不顧後禍邊吏既
伏其辜君若修怨于尾負弩先驅如先君時請君命
期駿以為然不伐參禮其使而歸之正親知駿不足
畏以利啖荒川義席合其兵取西尾與本多廣孝破
東條兵于小牧追降東條以功賜西尾立國臣為城
主自正親始此時酒井忠尚將作亂令菅沼定顯密

為之備定顯欲立寨求糧草正親曰糧草之假之上
宮寺浮屠罵曰前者未及又欲復貸子何不為盜定
顯怒曰不善守汝等豈有此富哉縱兵盡取積聚浮
屠伺定顯出圍其家笞辱男女復取財糧去正親乃
責定顯移書捕浮屠、、殺使者与野寺本證寺針
崎勝曼寺由吉良義昭荒川義席松平昌次酒井忠
尚作乱国人咸咎正親曰定顯暴而正親信片言於
是西尾當荒川野寺之衝引刈屋兵破櫻井野寺賊
、竟降後定遠州賜載白旅正親有吏材与本多重
次等聽訟有訟不克者大望重次使吏諭不止重次

曰是乱吏治傷風俗捕而僂之有誅正親者正親會
衆語之故且曰若殺之無議吏、何以知過神祖直
重次而善正親知大體正親病將死神祖親剪葉問
所欲言指二子重忠、利曰臣無所欲言但願二兒
竭忠不墜先人之名天正四年卒長子重忠少以大
臣子質于駿勇而有謀神祖、与之計事東迂時封
重忠川越万石忠利三千石忠世五千石忠世重忠
子為世子傳与知政也於是多新進士偶中使召忠
世神谷与九郎逢諸途下馬而待忠世方急意不在
神谷不謝而行神谷後是不敬忠世神祖惡其輕大

臣与邑不如約忠世争曰是夫也旅人而責大臣禮
必有過人者固當賞而却抑之驕夷折士不可也固
請倍其祿士以是歸之慶長五年父子兄弟從世子
至宇都宮引兵西攻上田三成死如伏見還守大津
明年封重忠厩橋侯忠世那波侯賜朝宿之邑于日
野十二年忠世為大留守三年遷知政事稱為大老
立忠利為大留甲賀督細川興元牧野忠成服阪
安信土方雄重新庄直久杵原長房鳥居成次谷衛
友稻垣重綱等為右前鋒乙卯督細川興元服阪安
信土方雄重土方雄氏新庄直友杵原長房鳥居成

次竹中重門等為左前鋒重忠前後咸留江都還自
阪德祖以忠世益重厚兼行世子傳与大胡伊勢崎
既父卒併有其邑復与里見以起内城旁定食十六
万石奉世子如京世子立是為大宗欲修豊国廟忠
世曰廟者所以神之也神依之存非能自靈豊国廟
有神不悅德川氏之有天下也神而有靈非国家之
福不修之便大宗乃止又曾承問言事林上有藥貯
黄金飾上以身屏之忠世諫曰臣親見神祖時事物
質良不加飾御便座時有郎侍袴甚美神祖曰何曰
何也神祖不悅輟食不御曰天下新定民力未蘇率

務儉素猶恐不給而有不復產業也今左右小臣為
奇服重我不德非所以勸百司也黜其郎上春秋方
富不明儉素進侈靡之物導之不善臣願得賜之顧
小臣取之投石碎棄其輔導此類也群臣諫者多曰
某事某事願及忠世之未知也上憚之尤嚴後從朝
京師拜侍從寬永六年築西城正門賜宅于西城門
德祖与上就置酒焉十一年上如京師是時忠利死
忠世又領大留守天下未輯侯伯相防如兩陣對門
忠世庖失火特召西尾忠照不納諸侯衆西城皆燔
忠世乃出待罪寬永寺依天海謝上、曰大臣之節

雖死不渝守也西城燔益戒備而待我之歸我之來
此奉江都附之忠世忽重任離所守以冀免已之過
非我所知也群臣方上盛怒無為白者天海乃為上
書道所以然上意稍解免知政事大留守削邑三万
石出西城典金錢之會以屈辱之忠世免利勝忠勝
專任事而忠世子忠行居位無勢大阪之役以父侍
于中代督諸軍疾戰親斬二人還至京為知政事再
賜食邑忠世免後二年卒忠行紹封數月亦病卒子
忠清立分伊勢崎封弟忠能東宮建忠能為奏者嚴
宗立以旧恩封諸小諸復与伊勢崎忠清、既立

呂典禮儀部安藤重長鳥居忠春酒井忠能築西城
石壁拜侍後世子土光陵率兵屯山下今市迨世子
嗣位使如京師拜左少將明年為知政事初忠世讓
事于土井利勝為忠勝之地忠勝德之至忠清為知
政事以身下之初入君首相之位又有忠勝助之上
幼冲委政群臣稍有驕奢之行遷為大老饗上于東
城益封列執政以守屋封長子忠奉前是忠奉補奏
者忠能為大留守後為田中侯是時上病天下之事
咸決于忠清執政之盛未有如忠清者也嚴宗殂忠
清自以為多無禮宗室不欲立憲宗大會宗室群臣

議知政事安中侯必立憲宗群臣後之令忠清稱上
之命迎之郎憲宗辭曰上年方壯雖病未可有它立
世子未晚也且臣不肖不足當大事忠清頓首曰然
上不憂身之危憂後嗣未立定國本繫群臣百姓之
意思慮平精神安不可不遽愈君侯願無辭憲宗乃
入為太子忠清又矯命留館林世子不得後入宮立
為館林侯憲宗固不善酒井氏之盛於是益不悅雖
嗣位執未能易恐為其廢之明年免遣大塚責使老
如大塚即卒上疑不良死使御史往視上野侯等固
請止於是侍從忠奉立為厩橋侯納守屋于官分伊

勢崎封忠寬而忠奉兄弟叔父忠能待罪不朝有司
言忠能前方忠奉傳朝當請至都遲留及不能治邑
苦民請免矣上可之囚疫根明年忠奉召見為奉朝
請日為有司侵辱恐得罪覆宗求事權貴會大老古
河侯卒柳沢吉保用事人或為画親吉保之策忠奉
從之忠奉詣吉保求見吉保未輒見陽病入其舍人
之舍因厚結酬千金舍人見吉保稱忠奉其人賢世
執政竟必貴柳沢氏新起宜親之吉保然之為子吉
里取其女為婦言上補奏者領祠曹久之患不暇免
正武州畛畧修霍岡祠久之起為大留守遷特進使

于京拜左少將以新田增賦為十五万石益幸于上
皆吉保之力也忠奉謹慎學將衰復興然不得預政
老乞骸骨立子忠相、、一年卒子親愛立久之忠
奉以為親愛奉勳無常德宗四年使致仕立忠勝玄
孫親本是時忠寬已卒以西尾忠成子忠告為嗣而
忠世子孫無存者親本使于京拜侍從親本卒弟忠
知一名儀字民則立上將大用之先拜為大匠留守
前是阪多墜于渠死者忠知連索為防役是無墜者
居五年入見上為東宮傅一年拜知政事居首相之
位寬延中為特進從侯于姬路忠知媿、善談百技

技藝無不習熟而與侍醫知諸侯事者不相中故不
得居于中云酒井氏忠次忠利子孫咸榮貴別有其
傳
大从保氏字都宮座主宗圓後也南朝時恭藤者戰
敗奔岡崎變姓為字津言字都也恭藤曾孫道昌始
事信光道昌孫忠興為長親將伐駿兵岩津忠興語
麾下壯士曰公等常云効死、、在今日勿趨利勿
追北進齊退齊駿小我不備破必矣既大捷長親曰
我不意復見諸君特子前必勝何也忠興曰臣聞古
之良將饑不先食渴不先飲卑已聽人是以禮士尚

恐不為我用今長氏勢卑人也贊女仕駿大臣不與
其為將也飲酒不恤士卒驕仇不後人舉必死之衆
加解體之士雖一當百可也從是駿兵不西全參可
有長親悅曰子策之善子忠茂亦忠于國知無不言
是時信忠新立荒酒屬邑離叛咸謀易君或曰廢君
立君弟忠茂及酒井家水林長次欲立少子清康謂
信忠老信忠引謀立弟者斬之立少子戒曰事三子
如事我三子泣曰不愛過明君也為臣不能輔我輩
無所違罪取岡崎山中取親負女為夫人咸忠茂之
謀也於是欲賞之使人問子何欲辭曰君幸不棄老

臣四子咸有田於臣已過復何請清康不聽日子之
不欲再若聽子無勸善忠俊曰必欲賞臣、願食市
之稅清康不敢不與意其老嗇于財使人視之多具
飲食盡集市伯以君之命蠲市之稅前參有十七市
其七久廢後忠茂免市之稅七市稍復遠方之民踴
躍至國益以強清康歎曰是誠人之所不及也益信
用其言忠茂四子曰忠俊忠次忠貞忠久咸為國柱
石而忠貞後尤顯貴神祖攻吉田留忠俊圍之吉田
遂降初那須人大久保忠繁仕參善忠俊相謂曰子
死我冒子之姓我死子蒙我之氏若然身名偏存既

盟尾攻安城擊殺忠繁於是忠俊舉族為大久保氏
贈納言出居于牟呂阿倍定吉与忠俊相聞謀納焉
信定不知以忠俊等攻牟呂忠俊約書于矢射之呼
而曰有國為君在外為君我射殺者唯予矢之見贈
納言又射忠俊、折箭曰子之矢不能傷我信定
見衆無鬪志歸盟國民忠俊尤為所忌与之三盟罷
出而曰神豈惡我所為哉林政緣成瀨正乘八國詮
重大原維宗咸稱國士者為忠俊謀報信孝然無可
遣者忠俊曰我廼行信孝不可我与之共死岡崎無
守易取諸君莫使我徒死既信孝許忠俊天文六年

四月晦令忠貞政緣迎贈納言忠俊夜入殲守兵五
月朔日出時贈納言乃入參國皆賀信定標擗躍曰
我悔不早殺忠俊走自歸神戶贈納言以為忠俊功
莫大焉為中野代官因遂与之參入逐信孝与之戰
于渡理敗忠俊殿擊却之遣人謂後信孝亡者曰公
等早歸為其長伐其君之謂非義之義亡人聞之棄
信孝去後伏兵射殺信孝贈納言卒与駿人攻安城
執尾公子代參世子歸尾人許之忠俊會尾人于西
野以世子歸立之還自大高韜掛殿而退不失一人
親鸞徒起上曲當賊之衝忠茂時猶存拳族聚居挫

其鋒賊竟不能過而攻岡崎忠俊敗賊于伊田賊欲
斷其後忠俊壻蜂屋親周在賊中懼忠俊等滅亡欲
告之不可馳馬將出數往數反忠俊望視以為必有
故引兵歸上曲此日微親周殆危也賊亦攻上曲忠
俊子忠勝忠貞子忠世咸傷目戰益急土屋新助筒
井甚六從十餘騎出賊之後走呼曰公至城中乘之
擊破至佐崎此日賊砲射公中冑土屋長治在賊中
倒戈戰死賊大敗公曰矢田清解常先至斬之賊散
清解令賊攻上曲身親褭甲藪岡崎至則中砲從是
賊日蹙忠俊次子曰忠政親周夜見忠政言情忠俊

乃見公曰今之勢兩殪而後已甲駿因其幣禍不止于斯今賊衰欲悔公願赦之伐東條上野變葉之德再生之恩其不効死且彼咸為東條上野所誤非有反志公欲誅首惡諫之不可忠茂扶杖造于朝泣曰公務期遠大勿与此輩相治若不盡宥事未可知也臣老見二孫傷目宗族無不蒙創者以臣為無功則已若為有功願宥反者賞一宗之功公曰然若諸侯笑我何曰臣令降者必取東條賞有功得大縣諸侯孰其侮我公乃盡殺使反其所伐取東條後二年忠茂年八十餘卒忠俊忠勝咸長謀略薦親戚得國人

之心參攻雙江忠勝忠貞忠世忠佐忠政叔浦鎮貞叔浦鎮弟勇冠三軍隣國無不聞名遂拔雙江自田中入伊呂忠勝為職志曰臣典進旌不慣避敵忠世笑曰兄又妄言代護旗兵行其不遜多此類以故不及賞慶長六年死子孫僅選元諸衛蓋昆弟宗族仕者九十九人月會食叙宗族忠勝家雖微為主盟疏屬至仕諸侯者咸與焉阿倍定吉父曰道音參人也定吉仕清康号為大藏少輔与共治國礼之甚厚於是專以國之安危為已任以為信定以叔父之尊陽病不朝恐禍起于蕭牆

之中遣心腹舍人屢說信定欲出之信定遂稱病篤
天文四年參師于守山、城主松平忠定信定少
婿而新屬于參軍中有流言定吉忠定謀弒君立信
定數使、信定所信定既許定吉聞之不知所出
子正豐曰主君分食、我脫衣、我委以國之政我
自以為奉命承教幸可無過是以居重任不辭日夜
思所以安國潛詭上野欲以和國人流言誠有由不
得自明假令自歸請死不知孰造此語奉身而退軍
恐或擾孰思進退無可為待使者至賜死耳若然汝
亦被戮延頸無拒使者万一幸得見赦以時白冤慰

魂泉下泪潑、下承賍再言之三言之後是正豐食
不知味坐不扞席或獨扼腕語植村榮安察正豐顏
色非常意志忽、疑其有變常与之共上下會軍中
失馬清康指示捕之左右大亂正豐驚走入從之不
及已弒清康榮安便斬殺正豐於是定吉將死氏忠
、俊止之曰誓之言有之子之罪不及父子勿死信
孝曰外之三軍無師內之嗣君幼子死孰任其責子
勉忍贖罪定吉乃奉喪歸尾人不知既而伐岡崎大
敗去信定欺信孝欲有岡崎尾許之諸將咸閉門不
出定吉恐以嗣子奔勢州吉良持廣謝曰地絕衆弱

子恐莫能用定吉曰臣非謂勢能納嗣子而納嗣子者必勢也何者駿之力未能服尾以參為鄣蔽而信定以參聽尾駿之所深惡也勢駿一家也若遣一介于駿不敢惜方兵絕勢之驩况其形固有急于駿乎參亦固不愛信定而畏駿見嗣子至駿兵從後倒戈攻信定若脈諸掌是君不費一矢不殺一兵而定人之國桓文之舉也持廣曰我聞子之教遣人厚幣請于駿、許之定吉亦遣弟定次于參松平大父保酒井石川咸欲為嗣子乃如掛拱以定次之計居今橋定吉以駿兵取牟呂其夏五月忠俊入岡崎殲守兵

為迎嗣子于牟呂立之嗣子入參人咸賀謂信定叔父赦之定吉復持國之柄以本多忠高大父保忠俊等拔固以信孝為專逐之天文十三年贈納言卒駿召神祖居宮崎以定吉与石川家成為岡崎守十五年病將死召曾所善遇者曰不死守山以嗣子故也因公等力嗣子歸國而定吉竟無尺寸之之主君親不誅復委以國之政今幸全要領死其後立嗣亂國之紀竟不置後子清秀為井上氏別有傳其共為奉行鳥居忠吉與子元忠同傳
石川忠輔先小山人也大父政康從親鸞孫蓮如從

參父親康從親忠子岩津軍忠輔与子清兼迎立贈
納言贈納言早死嗣子居尾數正者清兼孫也語諸
大夫曰与尾、歸嗣子尾亦足為援何必駿清兼曰
駿子何知尾雖強非駿之敵事駿何為駿必能得嗣
子鳥居忠吉植村榮政曰与尾早定然駿兵必来尾
未可恃何備待之本多忠真是數正酒井正親是清
兼猶與未決會駿兵至与參攻安城拔之得嗣子立
為參公後從燒寺部破廣瀨兵松平清善松平廣定
退兵曰深地也雖勝不可久居適逢救兵至欲伐之
清兼曰公新將兵連勝不可恃勝徂敵奉公退清兼

子右近早死生伯耆守數正從公居宮崎右近弟日
向守家成為先鋒攻丸根別將攻長澤不拔合公還
自牛窪共攻拔之石川氏世、奉親鸞法至其徒作
乱請救于駿家成惡之絕其教他適宗族從賊者聞
之咸歸竟伐土呂降松平家次以公命殺其徒賊盡
平駿圍一宮突陣出其陣以其衆出盖家成之計也
此役也不損參一人攻掛川為先鋒賜加藤成瀨等
十一族為掛川城主初家成与酒井忠次為參大將
自岡崎以西松平真乘松平忠就松平信一松平忠
頼嶋田平藏酒井重忠酒井忠利内藤家長平岩親

吉鈴木重時鈴木重愛屬于家成自因崎以東松平
康親松平家廣松平家忠松平清宗松平家信松平
伊昌松平家次松平康長設樂貞光菅沼定盈西鄉
家貞與平貞能牧野康成鶴殿康定本多忠次松平
康忠屬于忠次大久保忠世大須賀康高松平忠次
久野宗能在外本多廣孝本多忠勝鳥居元忠榑原
康政在內此八人皆自有其衆無所屬於是家成出
代以數正掌因崎以西尾君伐野田江越據比叡新
其後糧使人告急于參家成忠次如勢多大小二十
餘戰咸擊卻之江越糧盡與平而去御方原之敗家

成盡發諸瀆松參軍復振明年言公耀軍于天龍甲
以為不可測不輕來伐既甲君死攻殺角輪守六笠
一宮空城潰去家成老病于康通代將其衆後定遠
州拔高天神斬首十六級甲州守被殺甲信麩泐公
先遣康通忠世佐久降諏訪進逢相兵乙骨引兵南
相兵後之二日二夜交殿至甲相乃不得伐請平去
小牧之役與本多忠勝並秀吉行俱如小幡遷江戶
封康通嶋戶為大將、關中之兵此時置五大將與
家成市原關原之戰入守西城康通與松平家清守
清洲三成敗進守沢山明年封大垣侯七年卒子時

成幼不能嗣家成復起為侯二年卒以大久保忠隣
子忠總為後忠總初為親信以列將從戰關原外祖
父家成愛之昌石川氏從之居大垣以大垣兵守濱
松是歲命以忠總為大垣侯忠總曰臣於時成稍長
耳願與叔父忠為俱行上悅許之慶長十九年安藝
守時成有罪廢又囚忠隣于亥根治其黨益急上田
忠總有材且為人之後秋之其冬攻阪取五分一九
鬼嘉隆取葦島、小不容衆在敵中欲守之諸將無
願行於是忠總歎曰臣父有罪上以臣為有材免臣
、必死報德固請守之守隆既得忠總守葦島進拔

福島阪將壁博勞淵砲射葦嶋欲攻無舟恃而不設
備適有舟半燒隨潮至忠總親掉槍渡士敗其壁退
至土佐產上令紀侯助之忠總恐其奪已功辭置之
于舟上見爭橋于仙波曰若兵寡一敗併前功棄之
且我欲毀此橋而不欲示以無攻故不燒耳亦軍之
得失非因此既敵不毀橋上知欲夜出從忠總益南
使阿沱當橋之所敵入阿壁殺百餘人十二月阪求
和軍罷留忠總高槻備有不虞之變明年以京極忠
高京極高知進二侯不肯渡水忠總怒曰水不可渡
敵不可伐麾兵涉至備前島斬首二百級神祖病弥

留台見忠總分墾田侯若叔父其秋德祖与忠總万石明年移侯肥田猶以父故也肥後侯執往収其城邑寬永十一年大_宗曰忠總久在遠封佐倉七万石是時稱忠總知故事又善国風居一年從膳所卒孫憲之立移龜山分万石封叔父大衛將總長七千石封貞當三千石封總之僧天海兒畜貞當故後為上野氏嚴宗立移憲之為定侯進後四位下卒憲之嫡子先卒立次子為外親信越前守者義孝為京師防火卒無子立兄之孫總慶移封松山寬保元年復從龜山

總長大_宗初補新衛將從新衛將播磨守遷大衛將憲之立分万石封為神戶侯免大衛將嚴宗時復起為大阪左副留守之任歲餘卒子總良立修南朝忠臣楠廷尉墓總良子總茂憲宗時成長島還給事于中遷奏者兼祠曹德宗時為參政如若山迎上生母遷東宮侍中封下館二万石總茂質重寡言辞以故侍太子曾得古画直三金或曰此不下十金總茂曰於我無益於彼減產不可取金与賈人大傳重行好俳諧總茂不解使誦最所自善久之曰都不解重行為之自失卒無子立小田原侯忠增子總陽々々

亦無子卒立左門子綏候
史臣曰君非臣則無所立臣非君則無所倚相得而
行相待而成蓋譬諸龍之於雲也參自初君威明而
有賢臣忠誠篤實以齋其美酒井氏之奉初君過于
林氏而有骨肉之親輔累世比于大父保氏而有內
事之勞與其宜哉忠勝誨忠清不以謙遜之道行私
敬于朝廷成其禍也定吉遭逆子之變而能保幼少
之孤死自誓不置後可謂善自戮矣忠興之策敵忠
茂之忠、俊之勤清兼之議嗣家成之張威忠吉之
不愧吏職雖古名臣何以過之要之有此五家而後

參為參然遭暴戾之君安能所展驥力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righ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Main body of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page, appearing as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